

希代[大眾小說]全集

這本書多了一點點文學、多了一點點思想、多了一點點你期待之外的……

海神塑像下的祭情

謝家孝

作品集①

希代大衆小說
全 集

謝家孝作品集
KJ01

海神塑像下的祭情



希代書版集團

希代書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

海神塑像下的祭情／謝家孝作。——
第1版。——臺北市：希代，1995
〔民84〕
面；公分。——（希代大眾小說全集）（謝家孝作品集；KJ01）
ISBN 957-544-937-1（平裝）

857.7

83012756

海神塑像下的祭情

作者：謝家孝
發行人：朱寶龍
校對：李懷文 劉玉堂 王世彬
出版者：希代書版股份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·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排版：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／(02)5363181 傳真／(02)5367810

1995年1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779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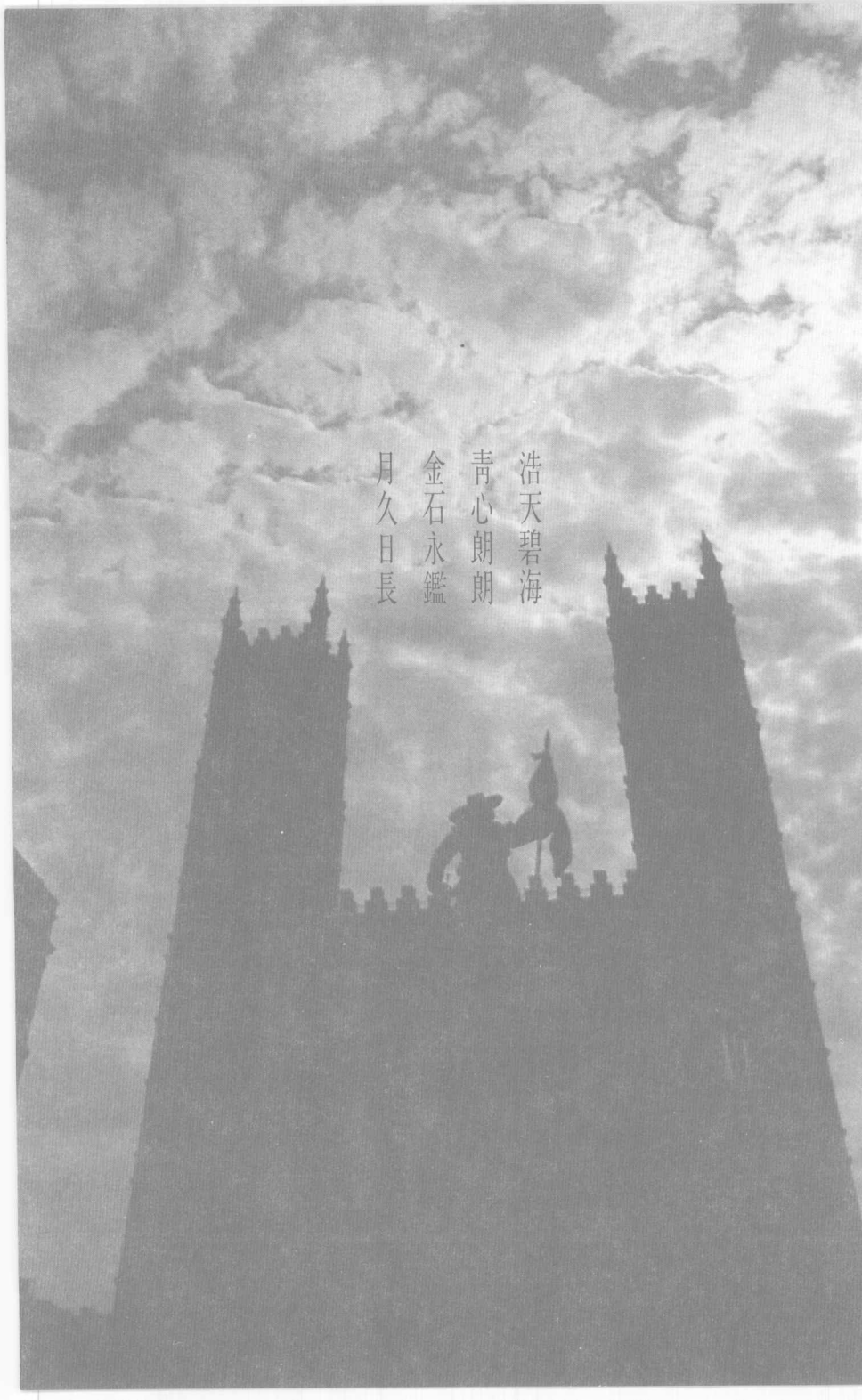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57-544-937-1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浩天碧海
青心朗朗
金石永鑑
月久日長



自序

謝家孝

我是一個愛作夢的人，可是我的美夢經常被戳破。

自信我也是一個重感情的人，不幸卻屢次受感情的折磨。

大概是與愛作夢的個性有關，在我十多年的筆耕生涯中，我最熱中想寫的就是小說。可是我在這方面卻沒有什麼成績，僅在三年前出版過第一部長篇小說「水長東」，那還是七年前在報刊上連載過的舊作。以後幾年都由於新聞本位工作的繁忙，

沒有辦法靜心下來寫我愛寫的小說。

居遊歐洲四月後再轉赴美國，大開眼界之餘，我的感受也多，為此行留下些紀錄，即使對自己也該寫些東西。我明知國內文壇先進們撰述遊記之類文章已經很多了，用不著我的拙筆再來續貂。可是我又要有要寫的意念與慾望，於是，我計畫以我所到的每一個地方為背景，接觸到、了解到的人性為骨架，以當地的風俗習慣為藍本，再揉合我自己的構想，創作小說。

「海神塑像下的祭情」就是根據上述的設計，所寫下的第一篇小說。背景是取自西柏林與日耳曼民族色彩最濃郁的慕尼黑。

由於這篇小說的人物角色絕大多數都是歐洲人，其名或許對國內讀者看來有些彆扭，容易被誤認為翻譯小說，很可能失去國內讀者覺得習慣的那份親切感。除此而外，我所擷取的不是外國人的悲歡離合，而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共有的苦悶。由國家民族之愛，到手足之情、朋友之誼，以及男女之戀，錯綜交互的都是人的感情這個

大弧度上繞圈子，不僅苦悶、徬徨、確已迷失、無告。這是現代知識分子共有的現象，而無國籍地域之分。

在篇首，我曾以：「人世間最難捉摸的是感情，最不講理的是感情，迷人最深的是感情，傷人最厲害的也是感情！因此，最值得歌頌的是感情，最令人詛咒的也是感情！」來做故事的開場白。人之異於禽獸的不外人有思想，人有感情，而這兩宗往往也是相互衝突矛盾的、令人煩惱痛苦的根源。撇開哲學觀點不談，人世間好多所謂「可歌可泣」的際遇，其焦點也就在於「感情」，能「感」人的，必定是有「情」節的。那麼，在文學藝術中，尤其在小說創作這一領域內，還有什麼題材比「感情」更值得描繪的呢？可惜在我國近年的文學中，有所謂「言情小說」的類稱，由於用得太多，格調不高，「言情」兩字似乎把最神聖的精神，貶辱成爲最俗賤的商品了。

在「海神塑像下的祭情」中，懂得感情的瑞妮，被世人指爲瘋子，她卻視衆人爲一羣沒有心肝的木頭；男主角奇果夫說他也寧肯做一個懂得感情的瘋子，而不願做不

懂感情、沒有心肝的木頭！

我自己對「海神塑像下的祭情」這篇小說，不敢奢談有什麼主題，我只提出了問題，為什麼感情是人世間最難捉摸的？

今年四月，復活節前夕，我在慕尼黑只有過三天的停留，可是我卻被這個地方迷住了。海神（Neptune）塑像的廣場，也不過是我偶爾經過的地方，我立刻就被那座雄偉塑像一股形容不出的魔力吸引住了。可是當時因係集體行動去參加一處集會，不容許我單獨逗留，只能拍了幾張照片匆匆離去。當天晚上，同伴們都向慕尼黑最馳名的啤酒館「郝夫布勞」酒店（Hof Brauhaus）聚飲尋樂，我卻託辭折回，溜到海神塑像的廣場，在月光下獨自徘徊。當時只是純欣賞，並沒有什麼靈感，也沒有構思什麼故事，但我有一種形容不出來的感覺，才能使我深夜流連。

離開慕尼黑回到西柏林以後，海神塑像竟然成了我在西德各大城市旅行中，印象最深刻的一處場所。基於我自己的寫作計畫，於是，這塑像就成了我構思小說、雕塑

人物的中心。

儘管我經常在思索中孕育，但並沒有餘暇讓我安定下來動筆。五月以後，我離開西德，轉赴英倫、巴黎、瑞士、羅馬、威尼斯、西班牙等地旅行觀光，席不暇暖，更無機會動筆。儘管所經之處，全是西方文化薈萃之區，在義大利看到了更多名家大師的雕塑，可是都不能取代慕尼黑所見那尊海神石像給我的印象深刻。

延至六月下旬我到了美國，那正是紐約酷暑的季節，歐遊後的疲累、紐約生活的緊張，都令我想躲起來靜一靜。所幸寄居在至交家中，就在紐約近郊屬於紐澤西州的花田城。紐澤西原是美國最著名環境幽美的花園州，花田城更是名副其實，林蔭夾道，鳥語花香。在這樣靜美的環境中，才得遂我構思已久急於想寫的心願。

唯一的遺憾是我在慕尼黑海神塑像下所拍的那卷底片，在西柏林沖印時，照相館把我的七八卷底片，唯獨弄丟了這一卷，懊惱之餘所幸我手邊還保存有一張海神塑像廣場的全景風景片。憑著深刻的記憶，對這個主戲高潮發生的場景，我才能加以寫實

的描繪。

原想在花田城完成這篇小說，可是事與願違，一方面由於在美的朋友們熱心爲我安排很多遊樂節目，我也不願錯失良機，總不能到了美國閉門不出。結果玩的時候多，寫作的時間少，直到我束裝回國之際，行李已經過重，我寧肯留下衣物，行篋裏也要帶著這份未完成的原稿，我又計畫到夏威夷的海邊去完成；可是到了檀島觀光盛地，全是度假豪客，生活程度奇昂，待不下去，只好帶著未完成的原稿回來。

儘管這篇創作中斷一月之久未寫，但小說中的人物經常在我腦海裏對話，他們跟著我由慕尼黑到柏林再經美國回台北，我寄居到新店鄉下去，在長輩的別墅「疎廬」中，集中精力來寫成這部小說，那真是有股迫不及待的激動力量，衝筆而出，完成的原稿幾乎很少改動。

由於在國外沒有稿紙，用的是白信箋寫，回國後仍用白紙續寫，脫稿後我不僅沒有用稿紙清繕一遍，甚至於連字數究竟有多少，我都沒有耐心去計算。迫不及待的把

原稿寄到中副去，懷著忐忑的心情焦急等待。

我懷疑自己中斷了七、八年之後是否還能寫小說？如果撇開人情的成分是否可能被採用？因此，我把這篇創作寄到素以核稿嚴謹的「中副」去接受考驗，同時也因為中副有海外版，如蒙採用，也就可以給分散在歐美的朋友們看到，表示我並非純粹外出貪玩。

「海神塑像下的祭情」中副自五十五年雙十節國慶日開始連載，連載期中承很多文壇先進及朋友們注意到這篇小說，也被問到若干問題，可惜我未能有見諸文字被批評一番的榮幸。

為「海神塑像下的祭情」出版寫序文，我縷述這篇創作由孕育、構思到寫成出版的經過，只是想表明一點，素材的蒐集、背景的描繪、人物的塑造，都是經過實地的觀察、訪問與構思後的揉合。儘管小說不是新聞記者筆下的報導文字，但或許受自己本位工作的影響，我總避免寫純粹「閉門造車」脫離時代的小說。

儘管我自己是個在感情上受傷害很重的人，但我不詛咒感情，我仍願歌頌感情，這本書就是給關心我的親友一個證明。

「海神塑像下的祭情」書中的四位主角，都是重感情的人，但他們都受感情的折磨，或許正如「善泳者死於溺」的道理一樣，懂得感情的人，往往就要為感情而痛苦。

謹以這個故事，呈獻給所有懂得感情、承受感情折磨的讀者。

五十六年歲首于台北

第一章

一九六六，柏林還有圍牆，東西對峙，美蘇仍在敵對的年代。

我深知，人世間最難捉摸的是感情，最不講理的是感情，迷入最深的是感情，傷人最厲害的也是感情！因此，最值得歌頌的是感情，最令人詛咒的也是感情！



好不容易忙到了週末，在國外工作的人，沒有比在假日早上睡懶覺更重要的事了。休假日遇著好太陽，歐洲人可以為此歡呼。我卻躲在自己房裏，儘管拉攏了所有的窗簾，向東的落地長窗，鵝黃色的厚布依然透光，染成一屋子的鮮黃，擾了我的早夢。我有些後悔，為什麼不把窗簾換成黑布，再不，也可以用墨綠。

在床上翻騰，看看錶已經十點四十九分了，我依然賴著不肯下床。

門鈴不知被哪個討厭的傢伙猛按著直響，我明明在門口掛上了「請勿打擾」的牌子，儘管這兒是分層出租的公寓，我卻採用了住旅館的辦法，有屁用？就有這麼不知趣的人偏要打擾！

像救火車的警哨，響得令人心驚，我發誓要找房東把門鈴換成悅耳的鐘聲或鳥鳴，只不過那是明天的事。這會兒再也拖不下去了，萬般不情願的由床上爬起來，連晨褸都懶得穿，蓬亂著髮，赤著膊，就去開門，要不講禮貌大家都不講禮貌。

門外站著高大的赫金斯基·奇果夫，我可不不管他笑嘻嘻的樣子，當胸就賞他一拳

做見面禮。

「好傢伙，我猜就只有你才這麼猴急！」

「嗨！是不是吵了你的懶覺生氣啦？怎麼一見面就揍人？」由赫金斯基·奇果夫的脅下，鑽出來短黑髮、圓眼睛的依莎貝兒·卡門。她嬌小的身體依傍著奇果夫，完全擺出一副護衛男朋友的姿態。

「怎麼妳也來了？」

我突然想起自己僅穿了一條短褲，立刻回身掩門就向室內跑。

「搞什麼花樣？真要我們吃閉門羹？」奇果夫大嚷。

「誰想到依莎貝兒同你一道來？亂闖女人禁地，罰你們站在門外等等！」

我隔著房門也大嚷一通。

奇果夫笑我的狼狽相，他推開未合扣的門，先把他的女朋友安頓在客廳裏，然後就闖進我的臥房，拉開所有的窗簾，看我手忙腳亂的穿衣、洗臉、梳頭、刮鬍子。

「你看看外面多好的陽光，整個早上就關在房裏睡懶覺，未免可惜！」

「你們歐洲人都是崇拜太陽的傢伙，什麼時候開始的，你也學柏林人的樣，做起向日葵來了？」

自窗口望出去，我們公寓的花園大草坪上，東一攤西一排都是鄰居們躺在那兒進行日光浴的軀體。

「做向日葵也不錯呀，總比怕見陽光的貓頭鷹好。」

「不要說陰雨的日子，只要太陽一落山，你們就垂頭喪氣了。」

奇果夫和我就愛這樣抬槓。客廳傳來了哈利貝拉方特「太陽島」的歌聲，依莎貝兒倒能自得其樂，她已經選放了我的唱片，不知道怎麼翻出了相當老的一張。

「怎麼搞的？連她選的唱片也離不了太陽！」我說：「你們真是一對！」

赫金斯基·奇果夫是匈牙利人，依莎貝兒·卡門是西班牙人，與我都是同事。在西柏林這個國際性的都市，大量吸收外國人來此工作，我們相遇、共同在對鐵幕國家